

平家物語

纂

宮尾登美子

四

玄武之卷

沈曼雯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平家物語



玄武之卷

MIYAO BON HEIKE MONOGATARI Volume 4 : GENBU NO MAKI by Tomiko Miyao
Copyright © Miyao Tomiko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家物语. 4 / (日) 宫尾登美子著; 沈曼雯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6
ISBN 978-7-5463-9381-0

I. ①平… II. ①宫… ②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385号

平家物语 (四)

作 者	[日]宫尾登美子
译 者	沈曼雯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聂文聪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9381-0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宮尾登美子

沈曼雯 译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离都之日·····	001
亡命之人·····	007
咏歌离别·····	013
难解的赖盛·····	020
惜别的管弦乐会·····	027
弃置不顾·····	034
新帝诞生·····	040
治部卿局的眼泪·····	047
飘零的家族·····	053
在泪与雨中逃离大宰府·····	060
清经投海·····	067
物换星移·····	073
京都之战迫近·····	080
法住寺之战·····	086
行宫生活·····	093
赖盛之去向·····	100
范赖与义经军接近·····	106
木曾军之最后一战·····	113
义仲的结局与义高的命运·····	120
清水冠者脱逃·····	127
与病魔搏斗·····	134

义经西进·····	140
一之谷备战·····	146
激战一之谷·····	153
重衡受俘·····	160
呜呼！消逝的人·····	166
维盛离去·····	173
维盛投水·····	179
重衡成为阶下囚·····	185
下东海道·····	192
夫妇的羁绊·····	199
义经成亲·····	205
守贞亲王的头发·····	211
屋岛之战·····	218
靶心之扇·····	225
义经意气风发·····	231
调度军船·····	238
深夜密议·····	245
通知登船·····	251
三月二十四日(一) ·····	258
三月二十四日(二) ·····	265
三月二十四日(三) ·····	272
平家回京·····	279
一门游街示众·····	285
义经是仁厚是愚蠢？ ·····	291
腰越待命·····	298
再别，平家！ ·····	305
义经流亡·····	312
义经的女人·····	318

最后的微笑者.....	325
建礼门尼往生.....	332
后记.....	339
系谱.....	341
年表.....	345

离都之日

寿永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未明，理当出发的西下队伍，因宝物搬运之事在宗盛邸起争执，耽搁了一段时间。等迎接天皇的宗盛终于现身闲院皇宫，已是卯时时分。

时值凉秋，晓霭弥漫，隐约可见远处之杂沓人影。

葱花辇已置于庭院，随行的人车及载荷的马匹，正恭候出发之宣令。

不久后，平大纳言时忠大声下达命令：

“奉交内侍所^①、神玺、宝剑。”

着衣冠之公卿中，一人恭敬地将八咫镜、八坂琼曲玉及草薙剑三种神器，转交给另一位同着衣冠者。

时忠再加鞭策：

“印钥、时简、铃鹿等亦不可忘！”

“印钥”乃天皇之玉玺及诸官厅仓库之钥匙；“时简”乃显示时刻之告

① 原为放置日本传国宝镜“八咫镜”的地方，此处指放置宝镜的唐柜。

示木牌，一向立于清凉殿的小庭院；“玄上”乃传自唐朝之琵琶名器；“铃鹿”则为和琴之名器。它们是历代天皇相传之宝物，同被视为国族神器。

其他尚有大床子^①、河雾御剑及九重铠甲等。时忠在旁拼命指挥，交代一件也不得遗漏。

“快，快，时间紧急！”

在他的催促下，负责搬运的人员开始手忙脚乱，不是遗东漏西，就是忘了把行李堆放到车上，甚至将白天放置在天皇起居室置物桌上的刀剑给完全遗忘了。

最后，装载行李的任务终于完成。这时，乳母领子与辅子将犹在睡梦中的天皇抱在怀里，出现于阶梯上。

年仅六岁的天皇，根本不懂得思考今后的命运前途，一看到在阶梯下迎接的母后建礼门院，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毫不犹豫地移向葱花辇。

两位乳母搭乘后面的车子，其他女房则每六个或甚至更多人，大家互坐在对方腿上，硬挤在原本只供四五人乘坐的车子里。

不久，队伍缓缓出发，着衣冠的时忠、其长子赞崎中将时实，以及时忠叔父信范之子内藏头信基三人充当随从。其他尚有近卫府的官员及穿盔甲、背弓箭的一千人员随侍在侧，协助拉绳。

队伍离开皇宫，由两条大路朝西，在朱雀大路南转，打算经鸟羽造道一路南下，目标是先到福原。

目送队伍离开后，宗盛与清宗父子立刻脱衣冠、换盔甲，返回六波罗。无人窥知两人心中的想法。

法皇已不在京都，幼主也随母后西行，平安京已成无主之都。此地何曾有过如此寂寞情景？思及此，宗盛不由得流下清泪。

今后平家将面临何种命运？前途晦暗，只得在漆黑中摸索道路吧。深知加诸身上的责任重大，统领氏族需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宗盛深感惶恐难安。

① 天皇用餐、理发时坐的长方形四脚台。

时子让自己慢慢习惯冷静接受时势的骤变。

但身为总领的宗盛，窝囊事层出不穷，不是覬覦别人的马，就是任性取走自家人的铠甲，令时子很难不痛斥宗盛这些幼儿般的行径。

清盛临终前没说出的那句话——“将赖朝头颅供在我的墓前”，已被视为他唯一交代时子之衷心遗言。今日回想起来，时子这般转告宗盛，不外乎是希冀他能从此振作，统领氏族。

然而，日后的战争节节败北，时子所担忧之赖朝势力果真逐渐扩大，竟至将平家赶离京都。

就时子所见，宗盛弟知盛的才能远胜其兄一筹，但宗盛随时都摆出总领的权威，强调长幼有序，不可逾越。

再者，时子始终认为，婆婆宗子为被捕的赖朝请命，只让他流放伊豆，是导致今日平家衰败的根源。

那时，时子身为六波罗的媳妇，只能忧心地冷眼旁观事态演变。宗子就因为赖朝酷似自己过世的儿子家盛，便态度强硬地向清盛请命：“不救人，我就绝食而死！”原本就不嗜战争与杀戮的清盛，面对一向视为亲母的继母宗子，只得屈服。

得知赖朝竟捡回一条命而仅流放伊豆时，时子暗自咬牙切齿、懊恼无比。但年轻媳妇人微言轻，又能奈何？

那时若果断砍下赖朝首级，断绝祸根，今日平家就不致面临弃都的悲惨命运——时子悔恨之思千回百转。

时子所搭乘的豪华唐车里，有治部卿局明子伴随守贞亲王同乘，以及教盛继室按察局仲子、服侍女院的阿波内侍和照顾天皇的掌侍。

大家一阵相偕而泣后皆神情黯然，唯独明子仍小声逗弄守贞亲王，让他开心。

女房们被吆喝着速速乘车。

“拖拖拉拉的人，无车可乘。”

于是，大家只顾得及穿着身上那套衣服急奔而出，有人俯首抑止悲痛之情，有人望过小窗的帘子，凝视京都流转的风景，想及不知何日是归期，便泪流不已。

也许是载满了人，驾牛车的车夫虽不断挥动鞭子，却不见牛儿加速脚步，耳际只闻车轮辘辘。于是车子就如此上下左右颠簸，朝南而去。

车内萦绕一片歔歔，众人皆顾不及与窗外的京都景色认真惜别。

一行人离开京都后，遵照事前商议，将几幢屋宇点火燃烧。

先是六波罗的赖盛邸，接着是重盛之小松谷邸遥遥相应，然后是西八条清盛之别邸；一门公卿殿上人二十数家及随行者的寓所，亦悉数投入火光中。火焰波及都内与白河民家四五万栋，席卷青空，几至遮蔽日光。

滚着红莲火焰的黑气及缭绕四周的白雾残烟，漫熏过数十条街道，盖住京都的天空。被烟熏到的乌鸦惊飞乱啼，俯冲地面袭击居民。侥幸逃过火焰的人们，这下又被群乌袭击，只得四处逃窜连声呼号。

无情的火焰毫不留情地舔舐触及之物，曾被夸为“玉琢镶金银”的西八条邸及象征京都的优雅宅第，以惊人之势化为灰烬。

逃走的女房们未曾见到此番光景，或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转眼间，火焰烧尽鸭川以东与东山之境，卯时的大火到夕时终见微势。

放火前，知盛派发到各宫及各御所的警卫者，因为移到八幡、贺茂、嵯峨、太秦、西山、东山等地关系良好的寺院，幸运得以保住性命。

关白藤原基通因为是天皇的随从人员，随后亦赶紧吩咐下人备车，准备在平家之后追赶。

此人迎娶清盛之女完子为北政所^①，平日和平家过从甚密，另一方面亦深受法皇信赖。听闻弃都消息，一时之间不知该何去何从。

基通连忙唤来北政所。

“完子意下如何？”想询问妻子的想法。

① 指关白的正室。

肌肤晶莹剔透赢得“衣通姬”美名的完子，平日十分顺从丈夫，不曾强力表达意见。起初亦胆怯地回答：

“既是您的政所，一切以基通之意见为主。”

“完子的立场应是如此。然而身为关白的我之立场，乃为辅佐帝之政务。虽知随侍天皇方为正道，但也不能忽视犹然留在京都的法皇。”

凝视盘起手臂陷入沉思的基通，完子似乎下定决心，仰首膝行，后退两三步。

完子可以抒发己见吗？感激基通愿意陪伴天皇，令人无比安心。但完子不是十分了解，您若伴随天皇至西国，果真能辅佐政务吗？话说回来，伴随法皇身旁也是暗藏危机。或许法皇的身旁已围绕许多敌人。

“眼前对夫君而言，家族未来的命运应远胜一切。躲避战乱隐身某处，俟时局安定后再现身亦不会获罪。请退避至非属法皇亦非属西国的草深之地。完子的心愿唯此而已。”

完子明快且真诚的意见，令基通深受感动。

自古以来，摄关家的女人都是谦恭内敛，羞于见人，根本不会抒发己见。基通闻言不由得拍膝。

“完子，不胜感激。武门教养的确不同，关白唯有屈膝遵从指示。”

但他亦颇为担心完子的事。

“你打算仍留在府邸吗？平家已连女人们都一起随行了。”

基通探询完子内心的想法。完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基通送行后，我想追着平家之后而去西国。基通行踪不明，但我这个政所仍随同天皇行幸，就可顾全关白家的体面。”

回答相当得体。

于是，过午时分，平时载负关白随身用品的专用八叶车^①离开了基通邸。府邸的大门紧闭，无人送行。

① 车厢表面有八叶花纹的牛车。

都大路宁静到令人毛骨悚然，平家离去燃放的火尚在热烧，异臭扑鼻。

八叶车不疾不徐追着前面的队伍来到七条造道。

突然间，旁边闪进来一个结髻童子，伫立车前。

童子的左袖清楚地浮现“春日”二字。基通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春日大明神的使者。

春日大明神是藤原氏的氏族神祇。莫非，他是来守护大织冠镰足子孙的自己？基通不由得感激莫名。同时，耳边也响起童子的声音。

“藤的枝叶逐渐枯萎，悲怜藤原氏子孙即将灭亡。不妨仰赖春日大明神，留在京都如何？”

银铃般悦耳的劝诱溜过耳际。

基通隔着帘子将随行的进藤左卫门尉高直召来车前询问：

“这次西国之行，是天皇行幸，非法皇行幸。如果随侍天皇前途未卜，你以为如何？”

敢情是先前已和北政所协商。于是高直深深颌首，遂向驾牛车的车夫使了个眼色。

车夫立刻理解，迅速将牛车回转，从大宫大路朝北飞奔，先将基通载到名唤西林寺的小寺。不久后，基通悄悄从后山进入知足院。

知足院是三井寺的别院，基通受到曾祖父藤原忠实等人的庇护，立刻被僧人藏匿起来。它亦是保元之乱后忠实寄身笼居之所，由于他最后在此处归天，众人惯称忠实为“一名知足院殿”。

基通似乎打算在此寺静观时局变化。不久后，得知法皇藏身所在，立刻寻线谒见。

传说基通的八叶车离开府邸后，从七条朝西来到七条大宫时遇春日大明神的童子使者现身车前，故事真真假假，唯基通本人心知肚明。

最初假装追随天皇在队伍背后追赶，此乃忠于关白之职；事实上，虑及藤原家及己身安全而根本不愿西行，此才为真正实情吧。

亡命之人

眼见八叶车从七条大宫之十字路口改变方向，而且车夫激烈挥鞭催牛快跑，平家的武士越中次郎兵卫盛嗣吓得跳了起来。

“哎呀，方向弄错了啦。关白！刚好相反啊！”盛嗣大声嚷着，徒步从后追赶。

同样担任警卫的其他武士连忙制止他。

“停！停！”

平家决定弃都之后，连士兵们也非常关心谁将同行到西国，谁又要留在京都。大家私下讨论着早就从京都消失的法皇行踪，以及各高官的去留。

既然法皇已早退避，看起来宫里的朝臣也都不去西国——大家暗地里口耳相传，连平家人也有此疑问。

现在统领平家的是宗盛，因此宗盛之同母弟知盛与重衡等人自然具有势力。这么一来，异母的重盛派，亦即维盛、资盛以及重盛继室之子清经、有盛、师盛等人，便显得无可发挥。

再追溯至清盛的时代，清盛和赖盛的子弟从以前就有芥蒂。

清盛在世时，在其领导下一门团结，所有的不平与不满皆如泡沫般消逝。现在众人皆感觉，泡沫正噗噗冒出逐渐变大。

尤其每次战事失利时，责难之声便逐次高涨。

尤其是重盛的嫡子小松三位中将维盛，此人似乎不善作战，一两次吃了败绩，更是深知这次前往西国自己势必一马当先。他终于觉悟到，必须接受与挚爱妻子离别的命运，于是悲痛地向妻子告别。

维盛的夫人是已故新大纳言成亲之女，素以貌美闻名。父成亲曾参与鹿谷谋议，在流放地的备前被推下菱谷而死。兄长成经也受父亲牵连，被流放到遥远的鬼界岛。后被赦罪返回京都，寿永二年的现在复任原本的右少将。

夫人由子十二三岁时就亭亭玉立，人人夸赞“桃颜露凝香，红粉眼媚，风乱柳发”。

听到传言的法皇心旌动摇，悄悄写了数封信，召她来陪伴自己身旁。由子始终置之不理。成亲听闻法皇数次来信，准备送她入宫。再三说服，她却始终不肯允诺。成亲盛怒之余，将由子关闭房里。

“这个不孝女。”

暗地里询问贴身的女房，才知道由子心中似乎已有意中人。经过旁敲侧击，得知去年节会后的宴会上，她与一位玉树临风的公卿邂逅，两人私订终身。

此人正是维盛。事情就此解决，平家很快就派车将由子迎到小松谷。

他们两人的恋爱故事，在爱谈论男女情事的好事者口中，也成为一时之话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宛如注记般紧随两人。

私订终身时由子十三岁，维盛十五岁，正因为年轻，婚后的生活如胶似漆，常惹得旁观者脸红心跳。

两人后来育有十一岁名唤六代御前的男孩及八岁的姬君，一家四口和乐融融。

由子和平家女眷中的风评不佳。她一有空闲就坐在镜前化妆；维盛在家

时，则一定陪侍在侧。家族女眷的聚会，由子鲜少露脸，偶尔出现也不与人交谈，治部卿局明子偶尔会听到时子嘟囔。

“虽然没有必要对任何人都笑容可掬，但只要稍露微笑与大家交往，维盛的人缘也会稍微改变吧。”

维盛要随家族远去西国时，把妻子唤来眼前。

“我即将西行，虽想带你天涯海角同行，但敌人可能会在途中等待，不是非常安全。万一我战死，由子听到消息后绝对不可落发。未来若遇到好的人家，希望你们能养育我的幼子幼女。一定会有怜悯你的人出现的。”

维盛痛苦的声音娓娓道出。由子悲从中来，无法立刻搭话，只是哭个不停。

维盛也担心在这里耽搁时间。

“宗盛大人平日就怀疑我有二心，因此大意不得。”

狠下心要出发时，由子依偎在他的身旁。

“我在京都已失去双亲，现在又将被你抛弃，还说什么遇到好人家就在一起那种令人痛恨的话。我和你是因为前世宿缘才紧紧连在一起。万一遇到怜悯之人，也无法像你这般情深对我啊。

“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紧紧相随，在同一片原野如露珠消逝，在同一处水底化为泡沫。不然，我们午夜梦回的枕边誓言难道都是假的吗？如果只有我独自一人不得已留下就罢了，一双幼子幼女我们能托付何人？将我们母子三人留在京都，未免太狠心了吧。”

由子泣血的悲诉，维盛亦痛苦不堪。

“我俩的确发过誓，不论是火中水里都伴随，而且要一起同赴黄泉。但今日若因难忍悲伤而将你们带在身边，我将更加痛苦不堪。况且现在也无法为你们准备旅途所需之物。等我们在某个海滨安定下来，就派人来迎接你们。”

维盛甩开由子，来到中门的走廊，急忙取出铠甲穿戴整齐，拉定缰绳就要上马。这时，六代御前和姬君飞奔过来，拉着父亲铠甲的袖子与裙裾。

“父亲大人，您到底要去哪里啊？我也要一起去，也带我一起去嘛。”

儿女拼命地恳求，维盛无计可施。从刚才就在等待维盛的弟弟资盛、清经、有盛、师盛与忠房五人，边安抚急躁的马儿，边骑入门内，口中嚷着：

“兄长，到底怎么了？”

“天皇行幸已经走很远了。”

“喂，快点啦！”

大声呼唤与妻子依依不舍的维盛。

维盛掉转马头再度靠近走廊，以弓尾掀起帘子。

“你们大家看一下。儿女一直跟在我这父亲身后，为了安抚他们，没想到就耽搁时间了。”

维盛就这么让弟弟们看着妻子三人悲伤告别的情景。

五位弟弟中，有人不由得掉泪——多半是没有妻子相伴，单身随同西行，但心中难免认为“维盛真是娘们样”。

前面提过的齐藤别当实盛有二子，皆为人可靠。本名宗贞与宗光，俗称齐藤五、齐藤六，兄十九岁、弟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年龄。

两人都为维盛效劳，这日也紧挨在维盛的马辔左右。

“天涯海角，我俩必定随行。”

也拉着马不愿与维盛分离。

维盛大声说道：

“你们的父亲齐藤别当去北国征伐时，你们也不断央求要随行。实盛说：‘我有我的考量，你们都给我留下来。’不让你们随行。最后他自己却战死了。现在回想起来，正因为经验丰富，他一定已经预知今日的状况。我此番留下六代，唯一让我放心托付的人，除了你们之外，不作第二人想。虽然你们不乐意，还是给我留在京都吧。”

最后两人含泪留下来。

维盛离情依依，留下来的母子三人呼天抢地，哭声连绵不绝，悲痛的呼号混合着西海的波涛声，始终萦绕在维盛的耳中。